

这个孩子不够“野”！

□ 撰稿 | 曾念群

看完电影《野孩子》，两个字：心疼！

首先心疼故事里相依为命的“野孩子”，他们在电影里是主角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无人问津的边缘人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《2023年乡村教育发展报告》显示，我国留守儿童数量高达902万。这902万，便是“野孩子”预备营。

同样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去年夏天的爆款影片《八角笼中》，部分还原2017年大凉山“格斗孤儿”事件。有报道显示，仅恩波格斗俱乐部，先后就收留过400多个“格斗孤儿”，可见“野孩子”在某些地区基数之众。

电影《野孩子》故事原型的曝光，也正是在2017年。陕西渭南警方在一起盗窃案中，偶然发现了21岁小贼马亮的“柔软”——他的身后，还有个8岁的“销赃搭子”，自身难保的马亮靠盗窃，给了这个非亲非故的“弟弟”家的温暖。

最近几年，许多网民见不得这类劳苦大众题材，一出来就给扣上“消费苦难”的高帽，质疑农村都机械化了，哪里还有这么苦命的人家。所幸《野孩子》的故事有7年前的新闻报道打底，并没有受到如此这般的非议，而是以情动人，再次收获普罗大众的恻隐之心。

贯穿我少年时代的上世纪90年代，“野孩子”在县城的街头巷尾时有偶遇，尤其是火车站和市场。直到千禧年后留京“北漂”，在中关村的天桥和车站，我也没少和西部的“野孩子”打照面。记得有一次在白石桥的地铁口，被“野孩子”抱腿要钱，给一块不够非要两块，我锁定墙角的两位大妈臭骂了一顿。有过类似经历的“北漂”，应该知道这批“野孩子”和那些大妈的原委。而我一位盲人朋友为追查“野孩子”，曾深入“丐帮”卧底，事件曝光后一度



被“丐帮”以“追杀”相威胁。也正是那轮报道，此类“野孩子”遁迹京城。

突然想起《新民周刊》的另一位作者，也是我的街坊老友，他的童年履历之艰苦似乎比马亮更甚。片中马亮原型是父亲打工母亲改嫁，寄养在亲戚家，而这位老友自幼丧父，母亲改嫁，与叔叔过活。他中学时曾守着一小袋山东煎饼度日，因不知外出打工的叔叔何时送粮，煎饼不敢多吃，甚至“学”马亮顺过同学的盒饭。幸运的是，他和叔叔们非但没有嫌隙，叔叔们还给了他作家生涯最质朴而厚重的给养，他好几本非虚构散文集，都有对叔叔的著述，久而久之，他的几位叔叔已然见字如面。

幸运的还有《野孩子》里的轩轩，遇见“哥哥”马亮，不仅得到家庭无法给予的爱，最后马亮的被捕还“改写”了他的人生。

影片另一个令人心疼的地方，是本可以拍得更好，更接近真实。比如吃干脆面时的台词“将就一下”，对于饥一顿饱一顿的人来说，方便面可是好东西，何来“将就”。所谓“将就”，是衣食无忧者的视角。再比如哥哥教育弟弟“你觉得偷东西很光彩吗”，“光彩”也是文绉绉的词汇。同理，导演在选角上并未尽力贴合“野孩子”，虽说“野孩子”不乏口齿伶俐者，但边缘儿童或少年的眼神、外形、咬文嚼字和举止逻辑，与受教育家庭出身的孩子还是有显著区别的，影片在这方面的追求显得不够“野”。

“野孩子”的命题，法国新浪潮电影代表特吕弗拍过，是个丛林“野孩子”回归社会的故事；他的法国后辈塞德里克·康也拍过，是个撕裂家庭躲进深山避世的“野孩子”故事，而殷若昕的版本立足都市丛林，侧重于遗世孩童抱团取暖的柔情点滴。📺

